

原田  
巳  
編輯

標箋正文章軌範

三  
四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5

2



唐彪曰文章無一氣直行之理一氣直行則不但無飛動之致而且難生發故必用一二語頓之以作氣勢此頓字類作振或以一語挫之以作止勢而後可施開拓轉折之意此文章所以貴乎頓挫也若以頓作注字解則誤矣按抑揚者先抑後揚也頓挫者猶先揚後抑之理以其不可名揚抑而名頓挫其實無二義也該餘叢考以舉子之作為程文自唐五代已然攘卻也除也豎謂官者非姓也史或作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三



宗廣信 疊山 謝枋得 評訓  
明太史 九我 李廷機 評訓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已標箋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侯王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

蘓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三 管子七歲版

官者豎刁是所以解  
豎為姓也 刁音凋  
簡公桓公十一世  
孫乃為陳成子所弒  
者左傳注簡公悼公  
陽生子壬也 放四  
凶見舜典及左傳文  
十八年 家語始誅  
篇孔子為魯司寇攝  
行相事朝政七日而  
誅亂政大夫少正卯  
戮之于兩觀之下又  
見荀子史記

本集八家文無意字  
正字通且將也

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  
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  
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承接得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  
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  
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  
兆斷文有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  
公用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  
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  
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  
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  
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

非人情云云見史記  
齊世家

彈冠言將入仕也漢  
書王吉傳王陽在位  
貢公彈冠  
繫陟立切繫也

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  
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  
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  
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  
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  
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  
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  
患有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  
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  
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

1705-2

伯必駕切同霸五伯  
齊桓晉文秦穆宋襄  
楚莊也伯叔伯長之  
義後人恐與侯伯字  
溷故借霸字列之孟  
子告子篇五霸桓公  
為盛  
左傳宣二年晉靈公  
不君厚斂以彫墻從  
臺上彈人而視其避  
丸也宰夫胸熊膳不  
熟殺之  
詩蕩篇雖無老成人  
猶有典刑  
一敗塗地史記注言  
一朝破敗使肝腦塗  
地惑疑怪也孟子  
告子篇無或乎王之  
不智也或與惑同

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  
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一段是代管仲  
為謀文章最高處  
既攻擊乎仲須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  
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是錯  
論范增論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  
皆用此法  
臣又皆不及仲軫陽趙衰先靈公之虐文公不如孝  
公之寬厚威公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  
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  
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  
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  
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

管子戒篇管子有疾  
朝桓公曰鮑叔之為  
人也好直而不能以  
國強賓胥無之為人  
也。好善而不能以國  
誦。疏條陳也。誕  
妄為大言也。漢書注  
謾猶詭也。詐為好言  
也。史鯀字子魚。衛  
大夫也。韓詩外傳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  
我為入臣生不能進  
賢而退不肖死不當  
治喪正堂殯我于室  
足矣。衛君聞之召蘧  
伯玉而退。彌子瑕生  
以身諫死以尸諫可  
謂直矣。史記蕭相  
國世家及何病孝惠  
自臨視因問曰君即

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  
為入且各疏其短此事見管子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  
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  
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  
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  
如此也先得此二事為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  
証然後立論  
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結句  
樓迂齋評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抑  
揚之妙責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  
茅鹿門評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  
薦賢起起伏伏光景無窮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  
管子戒篇  
管子戒篇

百歲後誰可代君者  
對曰知臣莫如主孝  
惠曰曹參何如何頓  
首曰帝得之矣

呂東萊評

老蘇大率多是權書惟此文明白的當前  
亦可學後不可到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  
覆及警策處多

胡秋宇評

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改桓為威  
然老泉死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必  
傳寫者追改之耳又曰韓非子言管仲荐  
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深罪仲矣

高祖論

蘇老泉

揣初委均稱量付度  
之義也摩合也戰國  
策蘇秦簡練以為揣  
摩微無也木強  
不和柔良漢書周昌  
傳贊注言其強質如  
木石然  
東涯曰知有呂氏之  
禍而先削其黨是明  
于大處不知周勃之  
遺憂而以天尉屬之  
是其暗于小處也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  
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  
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  
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  
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  
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  
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論之冒頭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  
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  
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  
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段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  
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後  
安劉必勃可令為太尉二句盡說高帝知勃重厚可  
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  
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雖然其不去呂后  
也四句蘇老泉學識未易及也雖然其不去呂后  
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  
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  
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

帝嘗語呂后見史記  
高祖紀

漢書百官表太尉秦  
官金印紫綬主武事

武王勝殷殺紂立紂  
子武庚而使管叔蔡  
叔霍叔監其國武王  
崩成王幼三叔與武  
庚叛三監乃謂三叔  
也

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  
 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  
 為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  
 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  
文法最高此一段論之原題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  
 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  
 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  
 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啖項莊時微噲譙  
 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  
 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  
 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

啖蘇后切謂使犬也  
 啖項莊時謂鴻門會  
 譙與謂同以辭相  
 責也  
 惡謂毀謗言其惡也  
 立命平勃云云見  
 史記樊噲傳  
 一女子謂戚姬

樊噲傳噲以呂后女  
 弟呂須為婦生子仇  
 故其比諸將最親

董毒草烏喙也林西  
 仲曰坊本董字作毒  
 字誤

呂祿不可給云云見  
 漢書高后紀  
 給音貸欺誑也  
 縮烏版切  
 史記盧縮傳縮豐人  
 也與高祖同里縮親  
 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及生男高祖盧縮同

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  
 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  
 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  
 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  
 說破必逐節出新意立  
 奇論直到此方入事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鑿者之  
 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  
 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  
 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  
 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  
 矣此一段如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  
 論之講題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

曰生云云至其親幸莫及盧縮史記酷吏傳注推埋殺人而埋之也一說謂發冢也樊噲傳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

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

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一段論之結尾

謝疊山評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骨

呂東萊評此篇須着他妙處在抑揚反覆過接而將無作有以虛為實

李方叔評文字要駕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揣摩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揣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熟練之必長於作論

樓迂齋評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

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也

高李迪評人所壯噲者不過以其擁盾提劍脫戲下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初沛公入咸陽也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之因噲諫遷也霸王施為氣象及高帝既老托疾絕群臣噲排闥數語有大臣風非灌絳諸人比也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其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論者誠刻矣哉

曾南豐評老泉之文俊能使之約遠能使之逸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

茅鹿門評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著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

作高祖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微小二字恐倒

票卷三二九

未必觀其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哉蘇家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據拾人得失類如此者

春秋論

蘇老泉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  
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  
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  
立公案起辨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  
自是開說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  
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

經傳釋詞庸與何同意故亦稱庸何文十八年昭元年左傳及魯語並曰庸何傷塗與途同謂道路也

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說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  
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解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  
難夫○子



孔氏猶言孔家也

漢書藝文志孝經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

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二解○到此方明說與魯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正在此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三難曰天子之權在周

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三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

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  
 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  
 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  
 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  
 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  
 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論得痛快感動人  
 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  
 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  
 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  
 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餘波子貢之徒

禮樂征伐云云論語  
 季氏篇 田恒云云  
 憲問篇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  
 已及孔丘卒杜注孔  
 子卒孔子作春秋終  
 於獲麟之一句公羊  
 穀梁是也弟子欲記  
 聖師之卒故採魯史  
 記以續夫子之經而  
 終於此立明因隨而  
 作傳終於哀公從此  
 已下無復經矣  
 東涯曰註呂氏春秋  
 吳越春秋誤矣此二  
 書雖假春秋而只紀  
 事實而非褒貶之體  
 老泉所存指文中子  
 續經之屬老泉史論  
 曰後之人其務希遷  
 固實錄可也慎無若  
 王通陸長源輩輩  
 然冗且僭則善矣是

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  
 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  
 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  
 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  
 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  
 者吾惑焉呂氏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  
 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  
 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  
 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  
 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也按所謂續經即指元經也文中子王道篇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讜議焉又魏相篇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又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

胡思泉評

此論有六辯六解每辯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辯解則隨辯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辯既設後辯又起列解似庖丁解牛

陳磻洲評

位之權得以賞罰道之權不過是非夫子有其道無其位乃不徒是非而欲行賞罰焉所以託於春秋春秋為魯史與魯以假天子之權也所以與魯者魯為周公之子孫如周公乃可假以天子之權也

謝疊山評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

姜鳳阿評

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為春秋一段言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夫子之作春秋至明以與魯矣一段言夫子託魯史而許魯假天子之權以尊周自子貢

唐荆川評

之徒至散耶一段言人不明夫作春秋之意詞妙意到再不必破碎說之只是一事問客纏聯到底

茅鹿門評

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為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為千年絕論予竊謂老蘓於論六經處並以強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午特其行文嫻娜百折似屬烟波耳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是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遍觀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晉大夫謂晉之乘可也

顧迴瀾評

范增論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也散散漫無歸著之意

人臣委身事君身非我有故於元退謂之骸骨聽之曰賜正字通辭之深者曰疽疽深而惡癰淺而大勸殺沛公見史記項羽紀

易曰繫辭傳詩曰小雅頌弁篇項羽紀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又曰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義頭注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曰冠軍容齋隨筆眾所尊戴曰義義帝是也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雪也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死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

呂東萊曰若無陳涉之得氏六句便接羽殺卿子冠軍一段則文字直了無曲折且義帝之立一段亦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妙法

荀子勸學篇肉腐生蟲魚枯生蠹左傳隱三年石錯曰遠間親新間舊釋文間間廁之間稠衆多也

矯託也漢書注託懷王命而殺之也

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為楚懷王項羽陽且義帝之立尊懷王為義帝後陰使人弑之江中誠是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

說文教有決也

項羽紀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荀子修身篇少見曰陋

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  
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弒  
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  
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  
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  
此一段最妙乃無增年已七十氣滿合則留不合則  
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  
人傑也哉結尾不貶盡范增反許之為人傑正如韓  
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  
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謝豐山評

此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  
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記此篇  
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文必驚世絕  
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  
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龜錯論並觀

又評

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  
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  
能折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  
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  
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奕  
碁然敗碁有勝者勝碁有敗者得失在一  
著之間碁師傍觀必能覆碁歷說勝者亦  
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  
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  
知之者必長於作論

樓迂齋評

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弒義帝便是  
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  
增所立三人生死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得  
出筆力老健無一個閑字此東坡海外文

字故有  
老氣

茅鹿門評

楚新破其勢莫危於鉅鹿之戰秦軍方氣  
盛其時莫難於鉅鹿之戰宋義佩上將軍  
印救趙戰鉅鹿安危存亡急在呼吸此何  
等時也乃頓兵四十六日不進遣子相齊  
飲酒高會不惜士卒而狗其私義固可斬  
也義不斬趙不抹趙不抹而秦乘其危則  
秦益強而楚益弊故斬義不足以過羽特  
羽非斬義之人故萬世有遺議耳至於范  
增名雖為義帝之臣而其心實為羽用嘗  
觀沛公西略地入關乃義帝所命而先入  
關者王又義帝之約增何為而固欲殺之  
乎觀其言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  
下者必沛公也夫沛公義帝之手足也剪  
義帝之手足而欲以天下歸項王此其心  
何心哉雖謂江中之弒增與謀焉可也謂  
羽之斬義增之所贊成亦可也而子瞻以  
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  
之餘竊謂不得乎增之心

潘蒼崖評

子瞻祖其家學氣峻赫奕人多慕之要之  
自六經出則源深而流長人見其正大溫  
粹不知其所  
養者有本也

呂雅山評

坡翁范增論始皇論是謫居僭耳時作詞  
修而意遠皆深思極構之文與少年制科  
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節義  
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呂東萊評

這篇要着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  
來忽轉換放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  
起伏  
起處

鼂錯論

蘇子瞻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坐觀其變而不

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聲為之則天下狃

漢書鼂錯傳注晉灼  
曰音厝置之厝師古  
曰據申屠嘉傳序云  
責通請錯非躬之故  
以韻而言晉音是也  
潘岳西征賦乃讀為  
錯雜之錯不可依也  
按文中子周公篇作

蘇子瞻評 卷之三

晁厝 狃習也

暮月 匝一月也

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承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  
 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  
 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晁錯天下治  
 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  
 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  
 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晁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也則天下之禍  
 必集於我此表晁錯所以進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  
 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竝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  
 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  
 有以取之也下詳明其自取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

禹之治水見史記夏本紀龍門山名潰旁決冒衝犯也

七國謂吳楚趙膠西濟南菑川膠東

衝通道也 命謂死生之命

晁錯傳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難首言發難之魁首也

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  
 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  
 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  
 於成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國之強而驟  
 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  
 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景帝之怒錯錯  
 之受禍果是因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且夫  
 此非假設之詞在此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  
 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  
 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鼂錯素與吳相表益不善及七國及蓋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則兵可罷錯於此斬於東市重難也卒與碎通堅刀刃也礪謂磨刀也

此一段判斷鼂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及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問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把自全結意好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結句最妙

謝疊山評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淡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林次崖評

鼂錯之死古今嘆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此等文字實天地間之不可少者

呂東萊評

此篇前面引實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此體制好大槩作文要漸漸引來

留侯論

蘇東坡

「意反覆到底中間生枝生葉愈出愈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

挺引也



卒然勿遽見

加陵也

圮音詒說文東楚謂  
橋為圮 史記留侯  
世家賈太史公曰學  
者多言無鬼神然言  
有物至知留侯所見  
老父子書亦可怪  
呂氏關鍵物作神  
刀割刑鋸刑刑馬大  
而無足曰鑊以鑊人  
者皆刑具也鑊胡郭  
切 夷誅滅也 孟  
賁夏育並古勇者也  
史記范睢傳成荊孟  
賁王慶忌夏育之勇  
焉而死

史記貨殖傳千金之  
子不死市非空言也

荆軻聶政見史記刺  
客傳 僥倖謂於不  
可免而求免也 鮮  
腆義未詳一說詩蘧  
蔭不珍鄭氏讀蔭為  
腆然鮮腆皆善也與  
此義異或云鮮少腆  
厚也謂待之之薄字  
無來歷不可從或當  
作泐謂垢汚之字  
出楚辭 孺子幼弱  
之稱正字通九卑幼

標等正文章輯卷三

能忍不能忍忍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不驚無故  
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不驚無故  
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  
法 夫子房受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  
傳知此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  
本末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  
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  
亡秦之方盛也此言秦之峻以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  
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  
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  
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

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

得力士提鐵鏈三百斤以擊始皇於博浪沙此傳

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

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伊尹為阿

伐桀太公為尚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兩刺以僥

倖於不死此圮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

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

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父隨履橋下命子房取履於

橋上子房後至怒罵一段事老父正以楚莊王伐鄭

折子房少年剛強之氣使之能容忍

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能信用

能信用

者於孺子 句踐云  
云見越語 臣妾斯  
役之屬

論語衛靈公篇小不  
忍則亂大謀

油然而謹貞

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年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  
於吳者三年而不勅句踐為吳所敗接于會稽使大  
反國乃苦心焦思置膝于坐卧即仰瞻飲且夫有報  
食每當膳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且夫有報  
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  
為子房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  
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  
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地而命以僕妾之役  
暗說取 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  
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  
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

太史公云云史記張  
良傳贊語注魁梧丘  
虛壯大之意稱去  
聲

王遵岩曰此文若斷  
若續變幻不羈曲盡  
文家操縱之妙

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  
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于房能忍又教得高祖能  
尤引証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韓信  
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由是觀之猶有剛  
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齊王由是觀之猶有剛  
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引太史公疑子房  
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  
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謝疊山評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  
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  
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地上  
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  
罵之正所以折其不能  
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姜鳳阿評

報秦忠勇轟轟烈烈天地  
耳黃石辟穀赤帝斷蛇皆  
為祥坡公獨必危其一推之  
幾於死又指黃石為能教之

黃東發評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  
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  
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  
述敘事留侯一論其立意超卓如此

始皇論

蘇東坡

正一  
反說

見史記蒙恬傳斷  
罪曰當言使罪法相  
當也史記張釋之傳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  
當罰注當謂處其罪  
也扶蘇好直諫見  
始皇紀蒙恬傳秦  
已并天下乃使蒙恬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  
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  
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

將三十萬蒙北逐戎  
狄威振匈奴而親任  
蒙毅出則駟乘入則  
御前恬任外事而毅  
常為內謀

在前曰帷悉周曰幄  
謂戎幕也睥睨邪  
視也謂窺視非望史  
記灌夫傳辟視兩宮  
間幸天下有事辟視  
睥睨同

為治也  
漢書叙傳闔尹之咎  
注謂官人為闔者謂  
其精氣奄閉不洩也  
一曰主奄閉門者  
尹正也易繫辭上

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  
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  
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  
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  
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  
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  
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  
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闔尹之禍如毒  
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漢書宦者傳呂強字漢盛靈帝例封宦者呂強為都鄉侯固不政當乃聽之遂上書言事黃巾賊起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帝納之五代史張承業傳承業唐時宦者為河東監軍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莊宗即皇帝位承業諫不聽不食而死漢書郊祀志世主莫不甘心焉注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弘恭石顯漢宣帝時宦者漢書注晉

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此意最高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沈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

灼曰熏從久得罪相坐之刑也蔡邕釋誨下獲惠胥之華注謂相熏蒸得罪也官刑者其創腐鼻故曰腐重兵猶言強兵也陳勝傳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誅死本集作殊死殊斷也殊死謂死刑戰國時秦商鞅用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參與三同謂三族夷誅滅也狼吞顧後故顧慮不寧曰狼顧高唐賦股戰脅息淫脅息縮氣也軼音佚過也駕陵也及其出亡云云見商鞅傳荆軻

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軼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刑秦法之酷烈可謂盡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答前一問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悼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卷之三 九 七

之變見刺客傳 鷲  
猛也 正字通 九鳥獸  
之猛者曰鷲 悍勇桀  
也 周公曰 見史記  
周公世家 孔子曰  
見論語 衛靈公篇  
戰國策注 以國情輸  
之曰賣 賣猶欺也  
倉卒急遽也  
立信徙才三句 見商  
鞅傳

禮記文王世子篇公  
族無官刑獄成讞於  
公公曰宥之有司又  
曰在辟公又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及三  
宥不對走出致刑於  
甸人 李斯傳使者  
至發書扶蘇泣入內  
舍欲自殺蒙恬止扶  
蘇曰安知其非詐請  
復請而後死未暮也  
扶蘇為人仁謂蒙恬  
曰父而賜子死尚安  
復請即自殺 戾太  
子名據武帝太子戾  
其諡也 衛皇后所生  
故亦曰衛太子 征和  
二年 巫蠱事起 江充  
為使者治巫蠱獄 太  
子懼 矯制發兵 與丞  
相共戰 敗走 與母衛  
后俱自殺 詳于漢書  
武五子傳

之其怨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  
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  
無自發焉而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高鞅者矣而聖  
人終不以此易彼東有易彼東有易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  
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此作論妙  
法從老泉傳來令人作場屋之論當以此為法凡議  
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  
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鞅立  
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測容積威  
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  
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以矯殺其  
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

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漢武  
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  
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  
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  
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  
不反也答前段設問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  
於殺者  
謝疊山評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  
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  
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  
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  
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  
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高鞅之變法始皇

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  
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漢宣任  
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  
及其子孫附人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

洪容齋評

秦之亡起於扶蘇之死此論歸咎秦嚴法  
固是但以父子之親加以蒙恬擁重兵至  
欲手就戮而不請豈非天欲亡人國其  
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歟然其論秦人  
峻法可為永鑒云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  
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  
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

公羊隱公二年經

舉亦皆也  
與國和好相與之國  
也孟子我能為君約  
與國戰必克

純專也

冒貪蔽謂若目無所  
見也

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此是原題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

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  
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

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  
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

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  
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

未能純為中國也此二段說得中國秦楚者亦非皆  
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

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闕救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此二句應上純不純字，幹下意。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入題。戎是夷，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

悍然勇桀貞

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

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謝疊山評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巧。

呂東萊評統好，前面閑說長，後面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凡講題先說他好，然後中間出人意，外說戎乃筆力高人處。

陳磻洲評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賤夷狄，以疑本題，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人意表，乃筆力高處，讀至末後兩句，解釋盡矣。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子瞻有戰國縱橫之學，此論可見矣。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

循循然徐舒有次第也。

不敢放言高論。一篇綱目，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

此段意思好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

論語為政篇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

說同悅

論語為政篇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



李斯事荀卿見李斯傳  
焚滅其書見始皇紀

喜與意同好也

子思孟軻也見非十  
二子篇  
揚用修曰世與獨兩  
字下得極妙見荀卿  
為異端處  
人性惡見性惡篇

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一篇主  
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  
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  
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  
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出於荀  
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  
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  
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  
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  
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

廣韻懷疾也剛愎自  
用也

漢書刑法志秦大辟  
有鑿顛抽脅鑊烹之  
刑歷盡也謂徧及  
之也  
李斯誤認師說妄行  
荀卿亦未料及  
劫剽掠也漢書刑  
法志世方爭功利而  
馳說者以孫吳為宗  
唯荀子明於王道

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  
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  
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  
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  
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  
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  
可見李斯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  
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  
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  
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

林西仲曰荀卿欲人不可及故求異仍以孔子結束最緊

又曰放言高論是著作家第一病痛以其無所顧忌也若人皆無所顧忌何事不可為李斯之罪坐此故以歸獄於所師就其流弊言之耳文之曲折縱橫極其酣恣

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  
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謝疊山評 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  
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苟卿喜為  
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試天下  
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  
有甚於荀  
卿者哉

呂東萊評 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略放一步  
與他言荀卿亦是箇賢者大抵作文體式  
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仍舊使孔  
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林次崖評 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出於荀卿最是  
實前人未發此等文字人間不可無  
此篇前罵後略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  
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規矩一句亦有句

呂伯恭評 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出於荀卿最是  
實前人未發此等文字人間不可無  
此篇前罵後略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  
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規矩一句亦有句

法

朱晦庵評 子瞻文有氣骨故其文  
壯非若技葉上粉澤者

茅鹿門評 以其所傳攻其所  
蔽荀卿當激服

王遵巖評 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然是荀卿頂門一  
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于  
荀卿此尤是長  
公溪文手段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三畢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四

相字集

宋 廣信 疊山 謝枋得 批選

明 太史 九我 李廷機 評訓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巳標箋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博愛之謂仁。五字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由是而之。

茅坤云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昌黎據此立論闢之

易泰卦彖傳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左

傳文十八年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老子大道廢有仁義正字通

照煦小惠貞子音結單也又子立孤子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火於秦謂李斯燒書也黃老黃帝老子之學隋書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晉宋魏隋齊梁本集作晉魏梁隋蔣注南舉晉梁北舉魏隋

佛書云闡浮提中有振且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光淨菩薩彼稱孔子迦葉菩薩彼稱老子月光菩薩彼稱顏回為學也誕妄為大言也筆之於書如莊子

馬之謂道八字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四樣句法此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兩句文章家巧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兩句短便頓故道有君子有小人看後而德有凶有吉此控成文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當看以謂之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莊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莊之畫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段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周道衰

孔子沒見異端之火于秦三字黃老子漢四字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十字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令變歸字為入古人文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楊墨佛老者必出於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小後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

佛書云闡浮提中有振且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光淨菩薩彼稱孔子迦葉菩薩彼稱老子月光菩薩彼稱顏回為學也誕妄為大言也筆之於書如莊子

天運篇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老子曰仁義憮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孔子歸三日不談之類也 訊問也

書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夏禹治水驅龍蛇事見孟子滕文公篇

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法好句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及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

淫塞也

劫與倦同 梗猛也 莊子胠篋篇為之斗斛以量之為之權衡以稱之為之符璽以信之

又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措斗折衡而民不爭

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個為之字變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臣者行

孟子注皿所以覆器者

而汝也

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

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十句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七句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第七句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

天常謂父子君臣天秩有典之常左傳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春秋文十二年杞伯來朝杜注復稱

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曷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援大學之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言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法好句經曰夷

伯舍夷禮也 經曰  
論語八佾篇 詩曰  
魯頌閟宮篇 曆擊也  
荆楚本号舒國名近  
楚者德艾也 胥相  
引也

林西仲曰二易字與  
上文怪誕對看

祥善也福也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  
胥而為夷也法好句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一博  
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  
刑政其民士農工商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  
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  
蔬菓魚肉此一句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  
二句為一句○連下九箇其字變化六  
樣句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  
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

郊祭名冬至祭天南  
郊假音格至也  
人鬼祖宗也

荀卿名况趙人嘗推  
儒墨道德之行事與  
壞序列著數萬言漢  
揚雄字子雲所撰有  
法言十三卷

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三句短排一句  
一様句法第四句便變化長鎖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  
十三字一句此章法也  
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字廟焉而人鬼饗字法曰斯道  
也再提何道也有文有收拾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  
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  
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妙六句  
湍若無一句攔截住便不成文章荀與揚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  
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完了程  
伊川云周

梁溪先生文集卷九  
孟子卷九

或云人其人蓋民其人也上人字即民字避太宗諱作人也廢與廢通痼疾不可復用者

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傳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曰不塞

不流不止不行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流佛老

人其人法火其書法廬其居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此是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其

可也一篇皆大議論語得尤有力○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石守道評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韓吏部原道等篇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教清江評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筆力足以凌厲千古而莫之與京

顧迴瀾評退之一生闕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本

林次崖評

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闕佛老與孟子並揚墨同功其言模倣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垂世立教之文庶幾續貂四子非特以文論也

茅鹿門評

闕佛老是一生之命脉故此篇是退之集中一生之命脉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鑿兼之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錢豐寰評

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與行闕漢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知言哉乃宋儒輩多為指摘何歟余竊謂韓公崛起六經殘缺之後奮然獨悟一歸于正此其事尤難而功甚大不當譽之淺也至其為文神詭萬狀出入無震蕩天地則自孔孟後稱大文章矣



與孟尚書書

韓文公

謝疊山曰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

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性嗜佛元和十四年公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游人傳信奉佛氏簡移書公因答此

通鑑注節鎮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供牙前驅使行官使之行役出四方通雅紙幅謂之番又謂其可翻故以番數之天中記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按僧家詮釋氏始于晉道安見潛確類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諸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文公以元和十四年正月貶潮州其年七月授袁州刺史福田利益佛氏之語孔子云論語述而篇冊與策同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注方版也策簡也孟子子盡心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詩大雅旱麓篇豈樂也弟易也田邪也左傳哀十六年不為利諂不為威惕耶二十年君子不為利疚不為義回疚病也假如虛設之辭與為也

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光皎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

禍福本集作禍崇  
森嚴肅之意書洪  
範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

孟子云滕文公篇

三綱謂君臣父子夫  
婦淪沒也九法謂  
洪範九疇書蔡傳洪  
範九疇治天下之大  
法其類有九數音姪  
敗也故曰孟子滕  
文公篇揚子雲曰  
法言五子篇  
廟開也揚子方言張  
小使大謂之廓至  
於秦云云見史記始  
皇紀

標等正文章車輦卷四

水與氏補成

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  
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  
說佛必  
不能加禍守道之人理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  
強詞直有氣力有光燄  
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  
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  
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此一段先鋪  
張揚墨為禍  
于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故曰能言距揚墨者皆聖  
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  
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秦律挾書者族漢惠  
帝四年始除此律挾  
藏也孔安國尚書  
序秦始皇滅七代典  
籍焚書坑儒學士逃  
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於屋壁漢室  
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儒雅以闡大猷  
泯泯湮滅矣

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  
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  
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  
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垂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  
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  
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  
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以  
抑而貶之然賴  
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伯而  
已此二句似  
揚而張之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  
抑而貶之

標等正文章車輦卷四

水與氏補成

左衽夷狄之俗見論語憲問篇正字通侏離蠻語也後漢書南蠻傳語言侏離注侏離不分明也

說文綿綿微也後漢書何敞傳絕其綿綿塞其涓涓

揚雄正文章句卷四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力勳九鼎亦從論語孔子說管仲變化來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此一段發明孟有抑揚漢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有釋老之害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

一推折謂貶潮州

眷勤厚之意

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推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謝疊山評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

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子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子也褒孟子初只二句然賴其

揚雄正文章句卷四

孔子

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獎法

茅鹿門評

翻復變幻昌黎善當以此為第一古來書自司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為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

朱晦菴評

公平生用力深處不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中未見其卓然自立是以一旦放逐憔悴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則其與之游而稱譽者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

錢豐寰評

上半篇辯已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已平生喜聞佛而未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其中多妙境當熟讀

樓迂齋評

出脫孟子字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顧迴瀾評

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甚關係世道又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呂東萊評

此一篇須看他大開闔處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

此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末見國之由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

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

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

宋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封緘也漢制奏事皇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宋史王倫字正道文正公且之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

幸免建炎元年假刑部侍郎充金國通問使狎習也留青日札曰市中之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轉集之便以相交易故曰市井切齒憤慨之甚兩齒相磨切也倫至金國金主遣資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與倫俱來宋既南渡故曰江南劉豫字彥游景州人世業農至豫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建炎二年除知濟南府及金人攻濟南降金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四年金

人册豫為帝國號天齊豫即偽位奉金正朔豺狼謂金人掉音卒說文持頭髮也及豫子劉麟與宋戰敗走金主詰豫罪狀廢為蜀王豫偕王號八年卒商鑿不遠見詩大雅蕩篇宋避太祖父諱殷作商大戎指金國補老泉審敵篇天生此狄謂之犬戎正字通始生小兒曰赤子君謂民亦曰赤子漢書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宰執宰相執政者陪臣謂家臣陪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

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法好句是欲劉豫我也法好句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粹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

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

國曰某士自稱曰陪  
臣某 裂冠毀冕見  
左傳昭九年 厭足  
也滿也 春風堂隨  
筆曰仲尼之門五尺  
之童子羞稱五伯古  
以二歲半為一尺言  
五尺是十二歲以上  
十五歲則稱六尺也  
據此則三尺謂七八  
歲童子也 怫然怒  
自 堂堂盛也正也  
曾乃也 天子之  
棺以梓木為之故謂  
之梓宮風俗通宮者  
存時所居緣生事死  
因以為名徽宗拘於  
金紹興五年殂於五  
國城 太后高宗母  
韋氏從徽宗北徙

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  
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  
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  
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  
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  
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  
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  
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曾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  
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  
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

淵聖欽宗尊號 以  
利餌入曰嚼 左傳  
宣十五年國君舍垢  
甘心謂快其意無  
復耻心 就令假設  
之辭 陵丘也夷平  
也陵夷言九事始咸  
終衰其類替如五陵  
漸平也 痛哭流涕  
長大息見漢書賈誼  
傳 間關崎嶇展轉  
自後漢書荀彧傳荀  
君乃越河冀間關以  
從曹武按建炎三年  
金兵至揚州高宗南  
走如杭州遂從海道  
回駐於越州 累卵  
言其勢將墮而破碎  
也 諸將謂張俊韓  
世忠岳飛劉光世等

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  
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  
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  
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迨者禮部侍郎曾開等  
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  
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  
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今臺諫從臣共分謗  
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  
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

魏虜謂金國偽豫  
謂偽齊主劉豫 陸  
梁亂走良 偽齊遣  
李成侵襄陽 岳飛擊  
卻之 劉豫聚兵淮  
陽韓世忠引兵圍之  
渦音戈 說文渦水  
受淮陽扶溝浪蕩渠  
東入淮 漢書刑法  
志天子畿方千里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  
十四萬井戎馬四萬  
匹兵車萬乘故稱萬  
乘之主 漢書匈奴  
傳注師古曰穹廬旃  
帳也其形穹隆故曰  
穹廬也 氣索氣力  
索盡也 此魯仲連  
云云見史記魯仲連  
傳 洵洵謹議之聲

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  
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  
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  
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  
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  
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  
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  
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  
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  
朝廷求活耶

正字通洵洵水勢通  
作洵洵訥借水涌形  
擬喧擾義通 後晉  
高祖石敬瑭稱臣契  
丹借其兵遂滅後唐  
契丹主立敬瑭為帝  
國號晉 宋史職官  
志禮部掌禮樂祭祀  
朝會宴饗學校貢舉  
僧道技術諸蕃貢獻  
之政令尚書一人總  
之侍郎一人為之貳  
我獨不知下續細  
目有也字 很俗很  
字不聽從也 宋朝  
御史臺兼諫職故曰  
臺諫 正韵僉皆也  
咸也衆共言之也然  
要人部僉从人叩从  
會意合集衆口詢謀

謝疊山評 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  
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朱晦菴評 胡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  
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張南軒評 廬陵胡公任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排和  
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不避斧鉞精忠足  
貫天  
地  
茅鹿門評 侍郎胡澹菴諫書論理勢最激烈然理盡  
詞止而氣極不衰亦有卓然不可及者在  
上田樞密書 蘓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 一篇之骨在此一  
我者占得地步高 豈偶然哉 句說天之所以與  
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 竟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  
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 第三句如此發於其  
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

樓笈正文章車庫卷四

相从之義，分謗見左傳宣十二年及成二年，孔子曰：論語憲問篇，衣冠之會，宋史作衣裳，新編同管子衣冠之會六，曲意黨同曰附會，宋史職官志參知政事正二品，掌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伴陪也，唐書盧懷慎傳，懷慎知才不及每事推姚崇，時謂之伴食宰相，中書即政事堂，與樞密院對掌大政，詳文獻通考職官考，講亦和也，史記甘茂傳，樽里子與魏講罷兵，注講讀曰媾，充位言處位無所

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而意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何等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

建明也史記酷吏傳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長驅謂無禦之者猶言直進也史記田單傳燕師長驅平齊，折衝所以折敵兵衝也武臣折衝曰御侮詩大雅予曰有御侮，胡銓時官為樞密院編修官故曰樞屬，曲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區區小良竿之謂梟首也，漢書注藁街街名蠻夷邸所在也，魯仲連傳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宋史田况字元均少卓犖有大志舉進士

此一段 饑寒困窮



甲科後為樞密副使卒謚宣簡。宋朝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密隨筆曰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為使則其貳為副使其長為知院則其貳為同知院。

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韓文公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本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

宋陳鵠著舊續聞曰四聲今韻始於沈約至唐以來乃以聲律取士則今之律賦是也。凡表啓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此格者。

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今永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枚

易注權及經而合道者也陸贄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云云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十篇謂心術法制攻守強弱用間高祖項籍子貢孫武六國田百畝為一項

事物紀源今呼翰林學士為內相亦曰內翰

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子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有收拾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

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有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責字有照應有關鎖

林次崖評

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以孔孟立說意思甚高人都不能覺其自處亦不小文字有法度有氣勢有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匹夫而為百世師匹夫之微卓然特出一言而為天

下法起句健章子厚猶以文公大過似孔孟廟

此二句最力量大非韓公不足當之是皆有以

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是其為人皆有以參天地之化育而一出

係乎國家盛衰之世運非偶然也其生也有自來其降生之初其逝

也有所為矣起句健接亦不弱其故申呂自嶽降

故申甫呂侯自岳而降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說為列星傳說殷高

莊子太宗師篇云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古今所傳不

可誣也自古及今相傳皆為實事不可以為誣妄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舉孟子養是氣也寓於

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謂浩然之氣如此卒然遇之

卒然之間一遇則王公失其貴王公雖貴而失其所

夫浩氣之人則王公失其貴以為貴不敢驕矣

晉楚失其富晉楚雖富而失其所良平失其智漢張

平雖智失其音育失其勇孟賁夏育雖勇儀秦失

注詩曰大雅崧高篇箋云堯時姜姓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按甫呂一也書傳多引書呂刑稱甫刑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殷與商也焦弱侯曰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間箕斗為天漢津之東維孟子曰公孫丑篇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公孫丑篇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其辯戰國張儀蘇秦雖辯是孰使之然哉此等之事

之各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必有不依夫體之不恃

力而行不恃武勇之力不待生而存我而自存于未

生之不隨死而亡者矣句法好不隨聖賢之死而

云此四不故在天為星辰故升而在天則為在地為

河嶽降而在地則為地幽則為鬼神其在于幽則為

而明則復為人生於至明之中則復為人而得萬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是助難之論此蓋理之當

即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者也以上自東漢以來

一段論剛大之氣即已合為廟祀之意自東漢以來

自東漢諸道喪文弊天道日以亡喪異端並起黃老

靡靡叱退之也

佛子晉宋齊梁魏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觀玄宗開元

治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宋不能救而文公獨

能之○以上言獨韓文公起布衣獨韓公三歲而孤

唐文行之弊為讀書談笑而靡之談笑而靡

從于復歸于正又再歸蓋三百年於此矣復文公只

文起八代之衰愈傳贊云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

梁陳隋而道濟天下之溺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

是也○而道濟天下之溺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

雄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佛骨入禁中

愈上表極諫帝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弘正

大怒貶愈潮州而立王廷湊詔愈

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

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為

不  
少  
但  
朝  
廷  
顧  
大  
體  
不  
可  
棄  
之  
公  
久  
圖  
之  
何  
也  
廷  
湊

曰  
即  
出  
之  
愈  
曰  
若  
爾  
則  
無  
事  
矣  
會  
元  
翼  
亦  
潰  
圍  
而  
出

廷  
湊  
不  
敢  
追  
者  
公  
此  
豈  
非  
參  
天  
地  
關  
盛  
衰  
浩  
然  
而  
獨

之  
力  
也  
○師去聲存者乎此等所為豈非浩然之氣參于

之  
辨  
蓋  
嘗  
論  
究  
以  
謂  
人  
無  
所  
不  
至  
入  
以  
智  
力  
勝  
則  
無

以  
勝  
也  
惟  
天  
不  
容  
偽  
惟  
天  
理  
所  
在  
則  
不  
智  
可  
以  
欺  
王  
公

私  
用  
其  
智  
者  
王  
公  
不  
可  
以  
欺  
豚  
魚  
浮  
躁  
之  
豚  
冥  
昧  
之

雖  
貴  
而  
可  
以  
欺  
給  
不  
可  
以  
欺  
豚  
魚  
魚  
似  
可  
欺  
也  
而  
中

孚  
之  
卦  
以  
信  
及  
豚  
魚  
為  
吉  
蓋  
中  
心  
有  
一  
毫  
力  
可  
以  
得

天  
下  
專  
用  
其  
力  
者  
雖  
天  
不  
可  
以  
得  
匹  
夫  
匹  
婦  
之  
心  
不

以  
力  
而  
得  
愚  
夫  
故  
公  
之  
精  
誠  
故  
文  
公  
之

愚  
婦  
之  
心  
服  
山  
之  
雲  
愈  
有  
謁  
衡  
山  
南  
海  
廟  
詩  
云  
我  
來  
正  
逢  
秋  
雨  
節

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峯出仰見突而不能回憲宗

之惑憲宗迎法門寺佛骨入禁中公上表力諫能馴

鱷魚之暴鱷魚之狀龍身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丈

潛伏人畜近以尾擊之食如象之任鼻也一生百卵

及成形則有為蛇為龜為蛟者甚靈愈貶潮州既

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投溪

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

六十里自是潮而不能弭皇甫湜李逢吉之謗憲宗

無鱷魚之患而愈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湜素忌愈直即奏

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

事使愈與李紳交闕遂罷愈為能信於南海之民廟

食百世廟奉公及千百世之遠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任貶陽山貶潮州

在朝之益公之所能者天也蓋公之所能感動于彼

以契其所不能者人也其所不能以言語口舌爭者

公亦安能始潮人未知學始潮州之人未有公命進

士趙德為之師韓公潮州請置鄉校牒云十室之邑

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

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

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自是潮之

士皆篤於文行晉有所師法而篤學以延及齊民延

于平民一至于今號稱易治至于今世之民皆信乎

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此論潮民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於公不忘本也

漢書食貨志注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孔子之言論語陽貨篇

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不是淫祠○永溢旱乾疾  
 病疫癘等事凡有求必禱焉。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不是淫祠○永溢旱乾疾  
 于公之廟○此論潮人思公以立廟意而廟在刺史  
 公堂之後。治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威嚴之地  
 艱于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前太守欲請諸朝  
 出循元祐五年。五年庚午朝散郎王君繇來守是邦。  
 不決。元祐五年。五年庚午朝散郎王君繇來守是邦。  
 朝散郎姓王名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凡  
 以養士治民者皆以民既悅服。政莫不悅服王公所  
 文公為師法而行之。民既悅服政莫不悅服王公所  
 以師法文則出令曰。出號令願新公廟者聽。有願作  
 公之政者。民久欲作新公廟以便出入至  
 聽其所便。民權趨之。是太守許其新創乃權呼相率  
 而趨稱土地於州城之南七里。下勝地於城南七里  
 其役。

不能猶不足也孟子  
 不能五十里按文公  
 元和十四年正月貶  
 潮州刺史以三月至  
 潮州十月改授袁州  
 刺史

注祀記祭義篇鄭注  
 蒸謂香臭也蒿謂氣  
 蒸出良也君音薰

之於期年而廟成。周一年而廟成○此或曰公去國  
 神也。一段言廟之所以成  
 萬里而謫于潮。或言公去國萬里不能一歲而歸。僅七  
 潮是不及一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使公  
 而其神有知則豈不曰吾生不能久留于潮。軾曰不  
 沒豈能復念此乎。不眷戀于潮也。從可知矣。軾曰不  
 然。東坡設辭。公之神在天下者。公之生有自來沒  
 以答或人。公之神在天下者。公之生有自來沒  
 眇然。如水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如水流之  
 在天下。如水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如水流之  
 浸潤隨其所往。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潮州之  
 地而水無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潮州之  
 公者深思于公者。君蒿悽愴。禮記其氣發揚于上為  
 至誠而不已也。君蒿悽愴。禮記其氣發揚于上為  
 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氣也。君蒿  
 氣之感動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  
 之意。此皆言公之神若或見之。如在其左右。譬如  
 之神可敬耳。若或見之。如在其左右。譬如

公昌黎人伯爵號也按唐封爵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開國侯伯子九九等

謝疊山曰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淺而味短獨此詩與温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  
注莊子曰天地篇注詩曰大雅棫樸篇

史記天官書織女天女孫也索隱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林西仲曰言公之文章天所生也按來帝旁言來自帝旁也帝天帝與下文帝悲傷之帝同林西仲曰公自天而下為除世俗文字之障  
林西仲曰普天下皆仰被文光按詩雲漢篇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昭回二字本此林西仲曰公詩不讓李杜文之高學者不能至  
廣雅曰日西落光及照於東謂之反景在土曰反景在下曰倒

擊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譬如水無往不  
者乃曰水專在井此豈至理之論惜是而觀則公之神惟潮人信之尊之而公亦庶幾廟食于此亦豈專在乎此方哉  
○此段論公之神無往不在而獨潮人之所思餘意警策  
元豐元年詔封

公昌黎伯宋神宗元豐元年勅封故榜曰故榜其昌黎伯韓文公之廟表其廟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

黎伯韓文公之廟以封謚而潮人請書其事于石會盟  
之人請東坡書文公之事迹勸之于石碑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因為朝人作迎送詩以遺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游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也  
高之手扶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也  
雲漢分天之為章者謂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  
公之文乃得之天生也

天孫女為文公織就雲錦裳皆象文之形見也飄然乘風來帝旁公又飄然乘

高風而下來降于帝之側與濁世掃秕糠  
喻佛老之邪亂吾道之正也公自天降與衰世而掃佛老之害道猶掃秕糠耳言其闢異端也西

遊咸池略扶桑離騷飲余馬于咸池總余轡乎扶桑  
拂于扶桑謂文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草木過于扶桑日拂之方蓋表其道與日爭光也草木

衣被昭回光文公之道光輝發越雖艸木亦溥及  
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韓公詩章  
也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而

者言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退避其文辭之滅高奔走而僵也文公之為人有所畏憚如此滅沒倒景不得望日月之行度有光影冲激謂之滅  
沒倒景不得望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

景 景即影字

林西仲曰言謫潮之由及所歷之地與治潮之事  
疑音宜

韓退之南海神碑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  
莊子秋水篇向若而歎註若海神也  
正字通言語成令檢束皆曰約 林西仲

曰帝以鈞天之樂無人譜奏故遣巫陽招公仍歸帝旁謂公沒也前言來自帝旁是生有自來此言鈞天無人是遊有所為按楚辭招魂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王逸注女曰巫陽其名也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 擗音雷爾雅釋畜注擗牛即犂牛玉篇犂野牛也集韻牛名領上肉擗然起如橐駝按犂又作封峯皆言領上肉隆起狀也 於歎詞 餐食也沈氏八家文作

榜等正文章車輦卷四

二十一 九野

倒影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見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喻韓公道德之高远不可階而升也  
作書詆佛譏君王 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禁

宮云云乃貶潮州刺史要觀南海窺衡湘 衡山湘水之間言其至潮之道里也 歷舜九嶷予

英皇 營道縣湘中記曰嶷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嶷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文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女英

娥皇之靈 祝融先驅海若藏 天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文公之

涉嶺外海道蓋祝融為先驅前導而海若將率怪物以斂藏蓋有道約束鮫鱷如驅羊 鮫與鱷魚類

則易遣今文公一祭文約束鮫鱷即日徙去死如驅羊群之易鈞天無人帝悲傷

九天中天曰鈞天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謳吟下文公歿于長慶四年上帝為之感傷也 謳吟下

招遣巫陽 若謂吟此詩招文公之魂 擗牲雞卜羞我觴 擗牲者犂牛郊祀志立粵祀而以雞卜李奇

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 於餐荔丹與焦黃 文公羅抑以表誠非厚儀也 於餐荔丹與焦黃 池廟碑

荔子丹兮焦葉黃為下迎送 柳子厚之歌也 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

此祭柳公不少留我涕滂 涕滂悲而泣也謂公之子厚也 公不少留于世使潮人終

被公之賜我其悲泣矣尚 翩然被髮下大荒 文公庶幾其神來此廟也 翩然被髮下大荒 詩翩

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公平時有此語矣今願公

象也坡公用此最善乃文公自己

事文公在天之靈其來享也必矣

謝疊山評 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

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樂府三才卷九

樂府三才卷九

二十一 水子



祭按祭餐同詩鄭風還予授子之祭今傳祭餐也今河北之人呼食為祭謂祭食也焦與蕉同芭蕉也陸佃曰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焦故謂之蕉又曰嶺南芭蕉尤高大冬不壞多生子荔枝果屬一名丹荔

機筭正文章車輦卷四

陳蕃洲評

地於潮而潮祀公為神文公之生也參天是知公雖齟齬于人而能與天貫通也

洪容齋評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劉之語云高山無窮泰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和鳴蜩蟬華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至二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弱剝削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文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公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拔邪舛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謂推

朱晦翁評

高文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踞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不可得而約束大哉言矣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拾入規矩不然則蕩將去

茅鹿門評

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其前後議論多漫然然蘓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立起自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

范文正公初拜右司諫續文獻通考元豐新制官制左右司諫掌規諫風諭進奏吏進奏院屬吏也倉卒或作匆卒八家文作卒卒

宋九卿太常卿宗正卿光祿卿衛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司農卿太府卿吏部掌文武官吏銓試注擬磨勘考封敘勳賞覆諡之政令兵部掌兵衛儀仗鹵簿武舉民兵廂軍等之東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及國之凶儀中都祠庶道釋籍帳除附之禁令光祿寺掌祭祀朝會宴饗酒醴膳羞之事修其儲備而謹其出納

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起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自旁說來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

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鋪叙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再說前意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

御史臺掌糾察姦邪  
肅正綱紀大事則廷  
辨小事則奏彈  
陛天子階也  
翹舉也 訖音字企  
也又立也

唐書陽城傳城字元  
宗德宗召拜諫議大  
夫帝欲相裴延齡城  
顯語曰延齡為相吾  
當取白麻壞之哭于  
庭帝不相延齡城之  
力也 朝廷諭命曰  
麻翰林志唐中書用  
黃白二麻為諭命其  
後翰林專用白麻中  
書獨用黃麻文獻通  
考職官考故事中書

以黃白二麻為諭命  
重輕之辨其白麻皆  
在北院非國之重事  
拜授及德音赦宥則  
不得由於斯矣

說文謹直言也  
漢書賈山傳布衣韋  
帶之士注師古曰言  
貧賤之人也韋帶以

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

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

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

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

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

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

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

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

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

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

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

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

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

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

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

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

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

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

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

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

西漢書卷之三十一卷九

二十五天子

單章為帶無飾也

昌言美言也書臯陶謨禹拜昌言

鏐刀刃也

漢書注闢其猥賤也其究同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四

二十五

之士窮居草莽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

必感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總前來且解洛士大夫之

惑則幸甚幸甚有收拾學韓文

謝疊山評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歛鏐韜光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春秋縱囚論氣健

光欲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朱晦菴評歐公上司諫書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闕冗無意思蘓老泉上

吳處厚評歐公書云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呂東萊評永叔其厚實出于韓但得法後更自加變態古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家者有自出己意者永叔雖學韓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技出機杼故能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作令後來人無復措手也

茅鹿門評疊山云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觀以予評之較勝於爭臣論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四畢



